



□ 12
476
23



十三經注疏

毛詩十三

0712  
476  
23

12

波  
18  
23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邵氏疏民生

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



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為異其首尾則同言  
當祀郊禘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  
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  
左而有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  
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傳生民至帝焉。正義曰  
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  
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  
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水成炎帝為  
姜水成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  
謂為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古賢故也。大戴禮  
張晏曰高辛所與地名嚳以字為號。上古賢故也。大戴禮  
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郤氏之女曰姜  
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  
之曰慶都生帝堯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  
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堯下如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  
馬遷為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故毛為此傳及玄鳥之傳  
王肅皇甫謚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  
十載而不能不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  
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眾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  
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

後仍為舜所勅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  
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  
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  
世也。其緯侯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  
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  
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始祖感生謂之始祖。又祖太  
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  
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爲  
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周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  
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詩言初生欲明自  
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  
姜而以嫄配初之意也。有女各嫄婦人不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  
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識緯以  
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  
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堯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  
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  
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  
史記諸書皆鄭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  
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

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  
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為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契為  
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魯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  
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  
赫配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  
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世妃則於左傳  
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傳禮敬至之  
前○正義曰釋詁云禮祭也則禮是祭之名又云禮敬也義  
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禮為敬也大宗伯云禮祀昊天者  
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禮于六宗鄭氣之臭聞者也則禮祀天  
非祭天而稱禮祀者諸儒遂以禮為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  
曰精意以享曰禮祀者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禮者煙氣燭  
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  
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準又稱  
難者曰禮于文王何也曰夫各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禮祀上  
帝辨其本言煙燭之禮也書曰禮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  
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禮若絜祀為禮不宜別六宗與山川  
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為然鄭於尚

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禮是禮名唯施於祭天  
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禘之祀郊亦以稱禮是禮名唯施於祭天  
天其餘書傳言禮者則未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禮祀  
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禮祀  
未以婦人無外事不古者必立郊禘焉言此祀也郊禘也知  
者以子唯禘為然故知禮祀是祀禘也既言所祀之神又禘祀  
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  
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  
人堂宇其來主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  
豕之太牢祀於郊禘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禘者配之日用  
禘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禘者配之日用  
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有后也夫  
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是內官之主  
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  
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  
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  
醴酒之庭以神所御謂已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  
郊禘之庭以神所御謂已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  
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帶以弓之帶衣

衣執弓矢奠其所生為男也鄭於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高  
禘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立其祀焉以爲高辛猶尊也禘猶  
契後王以爲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高辛猶尊也禘猶  
稱高禘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禘皆依禘禘禘禘禘禘  
爭先見之象謂之先毛於此及立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也於郊故謂之郊祭亦不祭於郊祭亦不祭於郊祭亦不祭於郊  
而此祭亦云禘祭亦不祭於郊祭亦不祭於郊祭亦不祭於郊  
此祭亦云禘祭亦不祭於郊祭亦不祭於郊祭亦不祭於郊  
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鳥卵生稷未生之前已郊禘也  
其祀又云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蓋  
問焦喬答云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蓋  
以立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禘祀乃於上帝也城簡吞鳥亦  
子之郊禘者以古自爲於郊禘祀之義又據禮之高禘毛傳亦  
云郊禘者以古自爲於郊禘祀之義又據禮之高禘毛傳亦  
而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  
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  
禘至高辛之世以爲高禘之事以爲禘之嘉祥又配郊禘非謂  
世禘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禘之事以爲禘之嘉祥又配郊禘非謂  
高義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  
註耳然禮註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  
其時簡狄吞鳥卵生契如釋言文釋詁云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能至之禮○正義曰克釋言文釋詁云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除之福周語云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檀弓云巫先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禮祀上帝於郊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之疾所以得祭天此禘  
高辛氏後世之如則其夫不爲天子之疾所以得祭天此禘  
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存先代所以  
通天之統使行其正朔天子之禮故也王存先代所以  
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存先代所以  
之於郊則此時必有國矣未得祭天之禮故也王存先代所以  
履踐至利民○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  
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信故以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  
履帝武敏武帝迹也敏帝不信故以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  
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爾雅也心識疾謂之敏故  
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禮祀  
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

詩疏十七之二

五

卽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  
必以足躡其踐地之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  
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  
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身動也昭元年左傳  
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  
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  
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  
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故姜嫄之配  
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年  
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卽有子  
故繼所爲早耳又解此利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  
身爲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曰棄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  
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  
時百穀是其利稷之事也○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  
以此及亥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正義曰鄭  
嫄履大人迹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正義曰鄭  
亥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稷  
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替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  
亥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稷

之說也又闕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  
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卽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  
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卽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  
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亥王故言黑帝此下有  
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  
爲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以敏  
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  
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  
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  
復言拇是先履其迹又移之履神迹直言武足矣而  
滿故云足不能履其迹又移之履神迹直言武足矣而  
心體欲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謂  
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  
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風也大明曰大  
任有身是爲震爲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風也大明曰大  
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  
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水後收養之初欲棄  
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



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  
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  
初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舉堯為之故云是為后稷鄭志趙  
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為妃是后稷明文皎然  
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為妃是后稷明文皎然  
又毛亦云高辛氏帝嚳信先籍未覺其徧隱是以敢問易毛  
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非  
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  
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  
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者誕大彌終達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  
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彌而支反  
達他未反註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易以豉反下同  
不拆不副無蓄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橫逆人道。拆  
勅宅反副孚通反說文云分也字。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林云判也匹亦反音音災註同。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  
不康禮祀居然生子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

著之微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  
不安徒以禮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安之也  
疏言誕彌至生子。毛以為為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  
之生首子其產多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易如  
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副裂  
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既祐令有  
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  
得見安於禮祀所則有子生之身豈不見安於禮祀乎言姜嫄  
實見安於禮祀所則有子生之身豈不見安於禮祀乎言姜嫄  
禮祀所安於禮祀所則有子生之身豈不見安於禮祀乎言姜嫄  
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微其有神  
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  
天增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眉心不自安又安其徒  
禮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  
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  
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詰文彌終釋言文達生也。○  
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  
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

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  
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達羊至  
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遠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荅韋昭曰  
羊子初生之易故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羴長幼之異名以羊  
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  
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  
未可信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  
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摠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為美者以凡  
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拆墻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  
今后稷之生能無斯墻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  
憂是謂未生為在母墻災害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墻  
之是墻為裂也○圻墻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闕宮云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  
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  
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  
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  
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卅紀云簡狄剖背而出則圻墻災害不為  
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圻墻災害不為

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  
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言之以為美耳晉語曰  
大任震文王不變少洩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  
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  
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  
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  
是明貌故為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為因禮祀  
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為是顯  
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正義曰康寧可謂禮祀所安無疾而  
生子○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  
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  
之後棄之上則說其棄子之意為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  
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之意為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  
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顯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  
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之者乃上帝不寧之意  
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上帝不寧之意  
人不當其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氣  
也上帝不寧者為生天之盾故不安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  
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  
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信其然或

得疑其犯禮奸淫而有此盾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  
不安欲望眾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眾人知之也異義詩齊  
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  
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  
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庸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  
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謂娥吞虬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  
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子況乎天氣因  
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  
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  
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  
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  
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虬生契卽是  
盧爲喻以證有父則不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虬生契卽是  
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  
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稷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庸亦  
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  
狄雖則吞虬仍御於夫其心安故不棄之耳馬融曰帝嚳有  
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  
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妣

昔生帝嚳擊擊最長次堯次契次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  
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  
帝嚳崩擊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後稷生蓋  
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  
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  
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  
契之與自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那也且大夫  
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  
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  
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况於帝嚳聖主姜嫄  
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祀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  
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  
所祐堯有月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  
身何以知其特爲無父之子置之於寒水乎假令鳥不覆翼終  
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置之於寒水乎假令鳥不覆翼終  
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  
崩姜嫄尙未知有身帝嚳焉得而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繫  
礙義不得通不知有三也夫而育載籍之所非妖宗周之  
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尙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

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  
生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  
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肅  
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  
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微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  
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惟褒姒之生由於玄龍之妖巨迹  
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  
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  
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其神奇以鄭  
而當疑為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為長羣賢以鄭  
為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  
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  
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  
寡居若以寡居為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  
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  
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之  
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為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  
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為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此

之後卅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  
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為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  
其聖父之指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  
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  
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  
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  
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誕寘之隘  
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稷異之  
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  
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真之豉反下同隘於解反巷戶降  
反腓符非○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也牛羊而辟人者理  
人所收○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  
取之○其理也故置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正義  
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正義  
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呱音孤○疏曰上言后稷之生此  
泣聲也尚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後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  
其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  
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  
矣又棄此後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  
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  
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  
美大矣復棄後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覆之寒冰可  
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  
飛去矣後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  
變至天下○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  
為愛之義也知天生後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  
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  
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後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  
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為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  
之則後稷之生學尚存矣不得為遺腹矣○箋天異至異之  
○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後稷雖與傳禮祀得之不同其於  
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後稷  
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後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  
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後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  
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

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為不祥故棄之謬矣○傳大鳥至藉之  
○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  
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水尤甚既奇而覆之明  
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  
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亥鳥至月而禋祀在母  
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實覃實訐  
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  
訐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  
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眾人口  
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訐況于反匍音蒲  
又音符本亦作扶匍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  
魚極反說文作疑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  
蓺之荏菽荏菽旃旃禾稷稷麻麥幪幪瓜瓞  
嗥嗥  
荏菽戎也旃旃然長也役列也稷稷苗好美也幪幪  
然茂盛也嗥嗥然多實也箋云蓺樹也戎菽大豆也  
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蓺魚世反荏菽而  
甚反叔或作菽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旃蒲具反稷音遂幪

莫孔反映田節反嗒布孔反徐○**疏**實覃至嗒○毛以為  
又薄孔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疏**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  
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大矣不復如呱呱之時而已歎之言  
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之時而已歎之言  
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如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  
貌有所識疑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  
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莠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麻  
蒴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稷稷然美好所種之麻  
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蒌其實則稷稷然美好所種之麻  
天性種則美於後果為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  
誕者為岐疑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疑也○鄭唯實覃  
實許為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許然餘同○傳  
為長也許大釋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  
以岐後疑○箋實之意疑為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  
先岐後疑○箋實之意疑為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  
路而言誕實匍匐為克岐克疑○正義曰實覃實許為厥聲載  
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覃許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  
能岐疑為早慧之勢也定本為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為適又  
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許之文

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許謂張口嗚  
呼儀禮註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為坐也  
許音呼字又從言故為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  
於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  
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疑  
皆為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疑然有所識別內外之異也岐疑  
發於耳目故云其貌疑然有所識別內外之異也岐疑  
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疑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  
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眾人口自食謂  
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後此至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  
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  
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為就口食者謂為稷官以成  
就眾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  
也若為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  
志非始官居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  
正謂就眾人之口自取食矣○傳荏菽至多實○正義曰釋  
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為大豆樊光  
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為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  
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  
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為大豆註穀梁者亦

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  
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  
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  
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  
此荏菹重言者以菹之文爲下摠目於荏菹配之爲句又  
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荏菹配之爲句又  
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  
旆旆穰穰矇矇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單故以役配之其  
散而承之以其實互相通瓜賦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爲  
葉茂而以嗥嗥爲多實也定本嗥嗥多實之上云瓜賦駒也  
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蔬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  
木之名可爲種殖通稱故云蔬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  
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  
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爲稷官周本  
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爲  
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  
宜其利下章是也○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助也  
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芾厥豐草種之黃

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實穎實粟卽有邰家室

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口秀穎垂穎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衰  
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  
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  
也衰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  
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執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收封於邰  
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弗音拂韓詩作拂拂也  
種支勇反注種雜種生不雜下嘉種并注並同邰來秀反  
穎營井反穗也尚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邰來秀反  
后稷所封國也今○**疏**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稷官時  
在京兆武功縣○**疏**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稷官時  
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  
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神明相助之狀言后稷  
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  
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  
而極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種而肥大實衰然無稀穉之處  
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雍種而肥大實衰然無稀穉之處

末時也稍至秋初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  
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粟  
粟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而賜之士宇封之於郟就  
有郟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  
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郟非始有國土唯此為異其文  
勢則同○箋大矣至之力○正義曰下言有郟家室言功成  
之時則此章說為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稽也助人者唯  
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弗治至天命○  
正義曰弗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  
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  
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為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闕宮  
言植穉菽麥尚書稱播種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  
所羨愛故以茂為美此種之黃茂為下摠目自此以下皆說  
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摠之方為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  
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  
繫之桑本故以苞為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  
種為雍腫謂苗之肥盛也稷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  
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  
莖發耳故言盡發則稷亦盡長秀穎好粟皆亦盡然舉一以  
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莠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

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莢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  
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莢秀對文以莢為不實故以秀為不  
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  
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  
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秬註云銍斷去稾也秬  
又云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  
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  
其穗重而穎垂也要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然桓  
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  
粟是粟為穀熟貌世本云有郟氏女曰姜嫄故知郟是姜嫄  
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郟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  
見天因郟而生后稷謂使郟國之使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  
郟謂封為郟國之君又特命之使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  
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郟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  
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郟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  
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國也箋  
豐至變更有正義曰釋詁云苞茂也故知豐苞皆為茂也  
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  
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為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  
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



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者繫本初種之稱  
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為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褒  
為長故申之為枝葉長也傳以發為盡發不發言發管也傳言其  
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  
實粟止言粟成意也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  
案集註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就其成就以足之  
家無所變更者謂邵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  
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  
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  
其末云斯封稷契阜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  
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  
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邵必是堯之封矣  
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邵號曰后稷以  
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邵始平武功縣  
所治釐城是也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天降嘉種  
秬一稔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  
故為之下嘉種○秬音巨秠音郭反亦黑黍也又孚卑反郭  
芳婢反糜音門爾雅作蘆同郭亡偉反赤梁粟也芑音起徐  
又巨已反郭云白梁粟也秬芳于反字書云麤糠也應應對

之應為于偽反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  
下天為已同。

**任是負以歸肇祀**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

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  
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恒古鄧反本又作亘  
獲戶郭反任音壬注同  
肇音兆徧音遍下同○**疏**誕降至肇祀○毛以為上既言  
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  
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穀是稷大也其言  
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稷維是黑黍二米之秬維是赤苗之糜  
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既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糜以芑至熟  
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糜以芑至熟則於是  
任抱之於是負檐之是以此稷稷之藎藎之藎而歸始郊祀於  
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藎而歸始郊祀於上  
○傳天降嘉種也秬黑黍○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  
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  
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  
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  
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秬故此經異

詩疏十七之二

左

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  
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  
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  
則一亦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  
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  
是大名故云釀秬為酒爾雅云秬一稗二米鬯人注云一秬  
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秬即皮其稗亦皮也爾雅重  
言以曉人然則秬稗古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稗為秬  
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夔今語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好  
穀也。箋天應至嘉種。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  
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闕官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  
稷重稷種稷則為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  
國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  
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闕宮廣  
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  
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  
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  
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  
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傳恒徧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肇始釋詁文  
上言封之於部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  
知此祀為郊也。箋任猶至之後。正義曰以任負異文負  
在背故任為抱。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  
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  
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  
者二王之後申明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皦或  
肇不為始之意也。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皦或  
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揄抒白也或皦糠者或蹂黍  
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  
說其事也春而抒出之皦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之趣於鑿也  
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簋之實。春傷容反揄音由又以朱  
濤米聲也爾雅作烝也。反說文作烝也。烝音由又以朱  
文並作烝也。爾雅作烝也。烝音由又以朱  
作康俗米旁作康非漸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太復扶父  
反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殿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也子  
甫籩音軌。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載載燔



聲烝飯則有氣故言焯浮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箋蹂之至之實。正義曰以蹂文在或鞅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知春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春而揉出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以趨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禱九鑿八待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為糲米六斗春糲一斗為糲九升又去為鑿則八升又春為待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春一鑿始為糲米又一濕一春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為漸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糲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處郊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韋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鞅稊矣而甫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

為長集注等皆為蹂黍定本為蹂米者誤也。傳嘗之至曰烈。正義曰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獮當獵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種穀今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獮日問芟草者祭社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為然芟草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社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獮之下謂秋獮祭社也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獮乃秋獮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耳獮為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似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陳年郊祭本為祈穀今社日卜來歲之稼即是不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

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  
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此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  
奠而後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  
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  
此無陽於二字引之者證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轅道  
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耳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  
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  
尸已奠之祭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  
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  
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者以祭不用牝者也是亦以牡  
釋畜云羊牡物牝羊曰牝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  
為羝也轅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  
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  
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箋惟思至往郊。正義曰惟思釋  
詁文又申明遠火為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燔火熟也俱  
是火熟之意故云烈為烈之言爛也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  
乃作故云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  
為黍之釋之正為酒耳而箋兼言籩簋之實者以彼文有春  
實戴之事其為米者非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籩簋之實籩簋之  
實必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祀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

其日曰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  
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  
禮故云思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  
熟而謀取蕭草與祭配之脂還用故先言之也牲為轅道而  
設瓶宜與轅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也牲為轅道而  
位正謂祭取之牲以較之配蕭而用故先言之也牲為轅道而  
位馨香既取之牲以較之配蕭而用故先言之也牲為轅道而  
上秋官人云凡祭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神也伏謂  
伏犬以王車轅之明此用牲亦伏體較亦如上之體也農云伏謂  
用犬牲此用牲者蓋天子諸侯亦伏體較亦如上之體也農云伏謂  
羊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諸侯異禮較亦如上之體也農云伏謂  
之也以七祀之祭皆用尸明較亦如上之體也農云伏謂  
羞故云為尸羞也此用尸明較亦如上之體也農云伏謂  
尸依聘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則天子較祭亦有  
故云自而往郊也。傳興來歲繼往歲。正義曰此一句  
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  
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興起來歲以繼往歲之意嗣者繼續  
恒熟常獲豐年也何則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  
耳非要別年也何則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  
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嗣歲至上帝。正

詩充十七之二

七

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胄後用黑繪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使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謂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辛也所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為所穀故也祀器曰祭祀不祈言所穀者不可私為已所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登豆也木曰豆瓦曰登也箋云胡之言何也直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印五郎反盛音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亶都但反菹莊居反醢音海上時掌反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迄許乞反

**疏**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今○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菹醢大羹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為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眾民令皆得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鄭唯以肇祀為郊兆之祀為異餘同○傳印我至大羹○正義曰印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豆瓦豆登對文則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亦冬官瓶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辨其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清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清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采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箋亶誠至器質○正義曰亶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埽地而祭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正義曰釋詁

文上侮筆為始此亦當然。○箋庶眾至天焉。○正義曰庶眾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筭以庶為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為冀幸之義此既為上帝所欲不是始真無罪故以庶為眾后稷為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下言之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毛詩注疏

中情室者王周由壽  
中情室者王周由壽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按勘記

十七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生民

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攸案段玉裁云也攸二字皆當有是也

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名之作之名案之名是也讀之字斷句名字下屬正義可證

變祿言祿者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上祿字作祀案山井鼎云諸本皆非作媒似是是也

吉爭先見之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爭盧文弼改為事是也

鄭記王權有此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記疑志字誤非也考鄭記與鄭志

非一書鄭記六卷康成弟子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並見於隋書經籍志浦失考

疏考按勘記

注

棄黎民阻飢閩本明監本毛本弃誤棄下帝曰棄同飢誤饑按引尚書作弃依彼文也○按唐人多以棄中有世字乃悉改爲弃此不畫一者轉寫所致也

釋詁文介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當作云

是爲震爲有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爲恐謂字誤是也

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達毛云生也沈云毛如字正義云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云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段玉裁云蓋是達達生也先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達之言沓言重沓而生此與車攻傳鳥達屢皆假達爲沓姜嫄之子首生者乃如重沓而生之易然先釋達而後釋先生如白華傳先釋印烘而後釋桑薪又見詩經小學

不折不副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拆作坻案坻字是也釋文可證又說文土部坻下引

此詩作拆者形近之譌正義中十行本尙閒作坻明監本毛本盡改爲拆誤甚

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達當作牽此引牽而不云字異音義同者省耳不知者乃改之

則又坻塉災害其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副正義作坻副坻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按舊校非坻不與副爲古今字此乃蒙上文坻入土而轉寫誤耳

因見稷之生由明監本毛本由誤易閩本不誤上文云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生由謂此

少溲於家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豕誤家是也

此章上四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章字當作句

欲望衆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信誤言是也

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感下當脫生字是也



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耳疑非字誤是也

契稷不棄契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契字作棄案所改是也

因之曰堯不名高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目之曰堯不名為帝皆形近之譌也

姜嫄為辛之正妃閩本明監本毛本辛上有高字案所改非也為當作高耳

雖帝難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雖疑惟字誤非也雖字正義自為耳據尚書者但帝難之三字耳

實之言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實之言適也又云定本為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為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頌弁正義云釋詁云實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為是也又韓奕箋云實當為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為例者也凡餘經實訓是者視諸此

訃謂張口嗚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沿革例云諸善本皆作嗚余仁仲本作嗚最為非是今從

疏及諸善本作嗚釋文訃下云鄭張口嗚呼也亦淺人改之耳嗚呼古書多作烏呼說文云烏孝鳥也引孔子烏呼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

荏菽戎也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戎下有菽字考文古本同毛本誤列入事字案有菽字者是也

穉穉苗好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按正義云其苗則穉穉然美好釋文穉穉下云苗美好也是好美當誤倒

幪幪然茂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茂盛誤倒

敗實之為義閩本明監本毛本敗作取案皆誤也當作則形近之譌山井鼎云恐以字誤亦非

訃音呼字又從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呼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為音例如此。按非也

相地之宜宜五穀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宜字案山井鼎云本紀與宋板同

種雜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實種下云種雜種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為

雍腫又云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山井鼎云據疏雜作雍為是也釋文涉箋而字譌耳各本依之非也○按釋文本作襍種正義本作雍腫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為長襍集也集種者集其善種也猶集義集大成之集舊校非也

栗成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考文古本作急采正義

尚書稱播殖百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時誤殖是也

稭又云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去形近之譌甫田正義同

就其成國之室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室家字譌倒是也

禹封棄於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舜誤禹是也

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按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

箋云考此鄭申毛天降嘉種傳也當以正義本為長

恒之秬秠

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恒本又作亘正義云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考恒亘是一字

以歸肇祀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肇作肇下同案釋文以肇字作音詩經小學云玉篇

支部云肇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云肇作肇訛廣韻有肇無肇說文支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字皆當改作肇今考六經正義云作肇誤是舊本從戈毛居正始誤改之耳

於是負擔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擔誤擔非也檐字見商頌注

降之百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福誤穀考闕宮浦校是也

故任爲抱

○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 ○ 當作也

釋之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作釋誤說文釋从米从畢漬米也云云今考其說非也毛

鄭詩作釋乃古字假借故釋文不以釋字作音正義亦不解釋字說文釋下亦不引此詩毛居正依旁字部改變經文不可承用也

或蹂黍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者誤也考此傳以米與上穰爲對

文當以定本爲長

先奠而後蕪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先作既考文古本同案既字是也

羝羊牡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上羊字衍文也正義云羝羊牡羊者乃自爲

文取以添注者誤

貫之加于火曰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于作於下注當于豆者于登者相臺本作

於案於字是也

后稷既爲郊祀之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既誤即

齊敬犯輶而祀天者

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犯作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犯字是也

正義中十行本皆作犯不誤

孟春之月令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當以無者爲長

又取羝羊之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下文不誤

以此爲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思當作異

焯焯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烝誤氣是也

溇浮與此不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浮當作焯此與下互易

故言焯浮氣

閩本明監本毛本焯作浮案所改是也此與上互易

又去爲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春誤去是也

故上言於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

故因兵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因當作問形近之譌

取蕭草與祭祀之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箋祀作牲浦鐘云牲誤祀是也

未至定用何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至當知字誤是也

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新歲二字

內郊天主爲祈穀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內當由字誤是也

于豆于登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登作登案六經正誤云作登誤登升之字从火豆登

之字从肉从又云云今考登字此經及爾雅作登儀禮作登說文有鼻字登即登之古字也釋文不以登字作音正義中字亦皆作登其明證矣鼻字或作登甌見集韻皆不載於說文毛鄭詩固未嘗用此字毛居正特臆說耳○按舊校本

所引劉台拱說

其香始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香一本作馨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上帝則安而歆享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饗字是也正義云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可證凡歆饗字皆當作饗享

祀字皆當作享二字截然有別宋時寫書乃以享爲饗別體字而亂之

不調以鹽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采作菜案所改是也

抑云庶無罪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大誤罪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五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九族自己

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者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敦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者音苟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不利方反  
方言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  
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耆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以別

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箋九族至受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髮者，凍梨釋詁云：黃髮者，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以浮垢也。方言云：燕伐北鄙謂者為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史之孝厚者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

**維葉泥泥**

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箋云：苞茂也。體成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乎。○敦，徒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揖作芄芄云。

草盛也。為此于偽。

**疏**

敦彼至泥泥。○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反注內為設同。出厚之至見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為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為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箋體成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為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為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為葦，稍大為蘆，長成乃名為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為人用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戚戚兄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愛之耳。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言。

進者或授几者，箋云：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几。○筵以然反。席也。○疏曰：言先王有仁恩之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釋直吏反。

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  
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遠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  
授之以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遠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  
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  
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  
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  
也○箋莫無至以几○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  
夫北面少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  
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  
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  
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几也  
**肆筵設席授**  
**几有緝御**設席重席也緝御蹠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  
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  
重直龍反下同馱子六反馱子亦反  
**或獻或酢洗爵奠**  
**學**學爵也夏曰醖殷曰學周曰爵箋云進酒於客曰獻客  
爵者尊兄弟也○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  
音嫁夏戶雅反醖則簡反字或作琖同

**疏**肆筵至奠學  
○毛以為乘

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為肆之筵上又  
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蹠之容既設筵  
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而奠  
或乃酌而酢之○鄭以上二句特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  
此舉不復舉之○鄭以上二句特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  
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  
又重設席授之○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  
下筵上尊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  
曰席然則筵之筵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藉藉之  
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  
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蹠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蹠之容  
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乘述上之與鄭異耳○箋緝  
猶至敦史○正義曰緝績者連續之故緝猶績也凡御者皆  
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  
席則是主於老者謂厚史○傳學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  
故知績代而待者謂厚史○傳學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  
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  
者亦云卒爵是爵為搃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

詩疏十七之三

三

曰醢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筭非周器謂之筭者彼注謂畫禾稼也。箋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為然知用般筭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禮運云醢筭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之物為尊也。此言先王之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制言必有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為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為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為兄弟故也。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罍。以肉曰醢醢臠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罍。箋云薦之禮非苴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醢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醢汁也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臠渠略反字或作醢罍五洛反毛云徒歌曰罍爾雅云徒擊鼓謂之罍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臠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吹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比毗志反炙者夜反醢醢並非苴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

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罍

疏

為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穀則脾之與臠酒穀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罍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臠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傳以肉至鼓曰罍。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臠為函蓋相傳為然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罍。釋樂文孫炎曰聲驚罍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悞耳。箋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醢所以擣苴以苴醢醢是也燔炙是正饌。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鍤矢參亭已均中。藝箋云舍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敦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鍤音候又音侯矢名鈞規句反舍音捨注同參七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下與。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為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

既均

詩疏十七之三

賢



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  
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  
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喪序點揚禪而語曰幼壯孝弟者  
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  
序點又揚禪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耋稱道不亂者  
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  
次第○嬰俱縛反相息烹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  
音官堵丁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簞反禪之鼓  
反爵名容三升語魚據反弟音悌耄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  
同者不弗武反下同耄莫報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耄勤音  
其百年曰期疏敦弓至以賢○毛以為自此以下皆說養  
頤僅其漸反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  
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韌矣其四鏃之矢既鈞停矣其  
舍放此既均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次序而  
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為異謂  
次序羣臣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言以射中多少為差等餘  
同○傳敦弓至中藝○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  
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  
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  
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

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  
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  
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鏃  
之義言鏃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一在後  
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人為鏃矢參分  
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鏃重也矢而謂之  
鏃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孫炎曰金鏃斷羽使前重也  
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又解  
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  
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殫矢用諸散射  
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射禮而用鏃矢者此  
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  
箋舍之至為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  
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  
之摠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  
射則知射為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  
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  
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  
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  
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

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  
為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會  
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為毛射之意  
亦為大射也。傳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  
次序為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  
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  
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棗蔬曰圃於  
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眾如  
垣堵之牆焉將射先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主  
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  
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  
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為司射矣執弓矢者明  
其為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為奔敗軍眾之將謂與人為  
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為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為  
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為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  
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  
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  
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為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  
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  
解爵而為語公罔裘先語於眾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

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耄  
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  
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  
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舉此彈以語說  
於眾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慝至八九  
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為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  
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為然傳言此者  
見在射位如此為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  
射者以鄉射云司射祖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  
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為司馬時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  
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  
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解者  
將以令眾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對而言也必揚解者  
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眾人皆入就大眾之內簡去惡  
者故言惡者不入為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  
之同射故使裘點就眾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  
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耄好之後言  
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  
焉蓋者謂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  
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

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為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入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為之無詢眾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巽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與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眾庶注引孔子射於巽相之圃使序點揚擘而語眾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序賓至次第。正義曰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為賢此射擇之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敦

**弓既句既挾四鏃**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

**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疏**敦弓中言皆

倫。毛以為又說擇士為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鏃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鏃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為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為次第餘同。傳天子至成規。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殼張弓也二京賦曰彤弓既設鼓與句字雖異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正義曰射禮摺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摺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摺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

**維士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曾孫成王也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醕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反斗字又作科

詩疏十七之三

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疏曾孫至黃者。毛以為賓射既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為主人矣其為主人酒醴維醴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者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為主人酒醴維醴厚矣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為成王也。醴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醴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二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箋祈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者之上未告黃者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

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禮於是義言養老之禮。黃者台背以引以翼。台背大老也亦當豫告老人矣。黃者台背以引以翼。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來反徐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齡湯。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也箋來反魚名一音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也箋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疏黃者至景福。毛以祺音其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疏為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者齡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者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愛大大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者齡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齡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齡魚也爾雅作齡以其似齡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是依爾雅為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齡背背有齡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

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為始告此章為正義。傳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一章章六句

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成王祭宗

廟旅醕下編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在第四意云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音遍下同見賢遍反。疏既醉八章章四句至行焉。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馱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偷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各公卿以下摠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

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飽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編於羣臣至於無筭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親疏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為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為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為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為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為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

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  
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  
賞於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醉必易爵此別夫婦  
為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  
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  
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  
獨言成王之時為太平事者人為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  
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  
有士君子之行以為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  
其人而德行以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  
示世之太平耳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  
及歸俎之類。施式鼓反。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箋云  
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疏以既醉至景福。毛  
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疏以既醉至景福。毛  
志意充滿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欠二者之德  
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既有

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  
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  
箋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解為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  
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  
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  
貴賤為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  
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箋君  
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為  
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祥眉景命接  
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  
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  
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雖人鬼所助者  
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  
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  
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  
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  
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摠名。詩言景福  
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  
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

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為下。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將行也。箋云：爾女也。殽，摠目也。臣祖實以尊。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明，至昭也。明。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殽羞牲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箋殺謂至行之。正義曰：歸祖者以牲體實之於祖，故又謂祖實以尊。甲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賤者得賤，骨也。昭明有融，高明令終。融，長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令終有俶，公尸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疏。昭明至嘉告。毛以尸公君也。俶，尺叔反。報，古雅反。

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饗燕之禮，亦善為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為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為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享祀。正義曰：融，長釋言，文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明為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為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則與人交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令善釋言，文道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明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俶始至諸侯。正義曰：俶始釋言，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卿

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  
卿為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  
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  
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  
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僭據卿非諸侯者為說  
耳若諸侯入為卿則稱公是常矣○箋倣猶至公君○正義  
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倣亦是  
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  
不從倣為始以令終已善名故以倣為厚釋詰交倣作也  
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倣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  
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倣辭耳故知  
公尸嘉告謂倣辭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  
為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  
夫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  
公尸也公君釋詰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  
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  
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  
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  
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

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為異  
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  
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非其宗廟之祭則其  
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  
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  
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其告維何邊豆靜嘉  
恒豆之薦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  
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襲味而貴多品所  
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  
何故乎乃用邊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襲  
息列反清如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  
字又才注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  
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  
疏儀○正義  
之行其所以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  
曰案乘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  
維何所為乎乃由主之所祭邊豆之物絜清而美又其時王  
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  
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絜清而美  
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恒  
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



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福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為之若昌本與鳧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磨麩之等也朝事為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羸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邊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褻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福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麩藟茆菹麩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恒加相亞宜為朝事與饋食故不為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蜃醢蜃非陸產蜃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邊者邊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爾祿更自中說類脗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

言維何也。箋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威儀

孔時君子有孝子

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

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疏威儀純孝也施及莊公。匱求位反道音導施以政反。疏威儀類。毛以為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長賜汝聖以善道矣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聖以善道矣

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為異餘同。箋孔甚至其宜。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也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時為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傳匱竭類善。正義曰匱竭類善。故以匱為竭類善釋詁文。箋永長至莊公。正義曰永長至莊公。此

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孝子不匱乘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

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為長與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  
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於下近從朝廷  
而至於天不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  
傳文彼言穎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  
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廣  
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廣  
也。篋云壺之言棚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棚  
致已乃及於天下。壺苦本反鄭棚致也棚苦本反致直置  
反。子孫于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篋云永長也成王女  
祥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乘上錫王善道故又問  
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  
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  
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  
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綴恩親乃後及於天下  
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壺廣。正義曰釋  
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為廣王肅云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  
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為廣也  
○篋壺之至天下。正義曰篋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即是室  
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壺之言棚以  
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棚逼而密綴言其相親然後以  
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  
也。毛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篋必易之者篋之此意  
不違外傳也室家相親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  
昭皆取此篋以解外傳是其不。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違矣但不訓壺為廣與毛異耳。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祿福也篋云天子女福祿至于子孫云何乎天。君子萬年  
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臨天下。○被皮寄反注同。君子萬年  
景命有僕。僕附也篋云成王女既為政教也。著直略反  
下。疏其胤至有僕。毛以為乘上祚胤問而說之其言祚  
同。疏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祚被汝以福祿使之  
長保王位錄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萬年  
之壽天之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鄭唯  
以有為又餘同。傳僕附。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其僕  
於人故以僕為附傳不訓有為又故知不與鄭同。其僕

維何釐爾女士

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

為之妣。釐力之反。媛于。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疏。其僕至。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知音智傳直專反。疏。孫子。正義曰。乘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為配。耦既與汝女。而命附著也。傳釐予。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予。箋。天之至之妣。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祥眉為。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眉維何不言其祥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眉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眉。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眉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眉維。何而以祚。答之見其生賢眉。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

士謂女而有士行者。父母為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

考安樂之也

然非獨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

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鷖。祇。疏。鳧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之。祁支反。樂音洛。篇末注同。疏。鳧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之。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大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乘。上篇而為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

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主  
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  
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  
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祭宗廟則亦能事天而兼言神  
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  
寧寧即來成來為來下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  
祿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  
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  
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  
言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例者序以天地人為尊  
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鳥至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  
曰太平則萬物眾多則不以鳥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  
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  
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鄭以首章  
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  
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  
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  
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  
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鳧水鳥也鷖屬太平

在涇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深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  
以為未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各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  
祀既畢明日又設祀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  
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言

燕飲福祿來成

馨香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者女

考以福祿來成女  
。聞音問或如字  
。下太平万物眾多莫不得其所其鳧鷖  
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  
神以其明日釋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  
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  
時爾王酒既清絜矣爾王之殺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  
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為神  
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為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與公  
尸在宗廟之內餘同。傳鳧水至眾多。正義曰釋鳥鷖沈  
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

今江東亦呼為鷓陸機疏云大小如鷓青色卑脚短喙水鳥  
之謹愿者也鷓與鷓俱在涇故知鷓屬蒼頡解詁云鷓鷓也  
而獨言鷓者舉鳥之得所以時不妄大殺故万物眾多  
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  
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釋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祫當於廟  
公尸來則祭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  
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  
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既畢明日  
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實爲其臣  
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由王  
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來燕來宜**

沙水旁也宜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  
也心自以爲宜亦不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

齊多而

**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厚爲孝子也箋云爲

敬備美○  
爲于僞反注疏鳥鷓至來爲○毛以爲時既太平鷓鷓之  
同協句如字而明曰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其於此之時成  
王祭其祖考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爾王之  
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爾王之  
酒既多矣爾王之穀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  
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鄭以鷓鷓在沙喻祭四方百  
物卽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爲異餘同○傳沙水  
至其沙水傍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  
故云沙水傍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  
矣說文云沙水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  
爲宜故知其言編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  
神而已故以每章各爲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爲象廟中之  
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爲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  
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  
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傍喻祭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  
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爲喻也大宗伯畱辜祭四方百物言四  
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

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惟蜡祭耳故注云驅畜牲胃也幸  
礫也驅而礫之謂祭讓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蜡以記  
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  
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令聚万物而索饗之注云万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  
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万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  
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爲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  
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入神而已其神雖眾摠而祭之郊特牲  
又曰伊耆氏始爲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  
以伊耆氏配也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  
猶一而祭之此得摠祭羣臣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  
之與禘皆有以而然故爲摠祭然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  
爲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  
望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  
處可知是諸神摠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  
通則四方爲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祭  
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未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  
言明日又設祀而與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  
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

官神士職曰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魅  
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  
尸即以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  
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爲宜爲宜與  
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實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  
美○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  
於此義雖爲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  
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殺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  
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之義箋以此章爲蜡祭則言多  
者以其神多故也○傳厚爲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  
厚爲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爲助之也怨不  
以爲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公尸來燕來處**  
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  
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  
其處○渚之與反泄音止  
**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  
箋云滑酒之沛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  
燕飲福祿來下  
不以其味沛酒脯而已○滑息汝反沛  
子禮反字  
**疏**  
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  
又作齊同

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  
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涓然而沛之爾王之殺維是脯矣王用  
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為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  
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其即以其日燕尸為異餘同  
○箋水中至其處○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  
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  
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  
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  
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為壇而祭不於丘也  
此以渚為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為神象故公  
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  
安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云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  
言其心此據其貌為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  
止得其處集處是也○箋涓酒至而已○正義曰箋以上言  
酒多設美今酒言涓變設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  
尸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沛之酒及乾脯而  
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為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設饌也 鳧  
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 水外之會也宗尊也箋云深  
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

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深在公  
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音在容反水外之高者也  
瘞於例反埋亡皆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  
反字亦作蕪同

**福祿來崇** 崇重也箋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  
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

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 疏 鳧鷖至

社神同故云然○降尸江反重直龍反下同○

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於深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

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

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

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

鄭以為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渚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

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

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羣民盡至而

燕飲於其社宗為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設而與

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傳深水會宗尊○正義曰

澤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眾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

文云深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為尊也王

肅云言尊敬孝子也。箋深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深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深當是水外之高地深者地高之貌水外之地深然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為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性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深為喻也爾雅以祭地為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為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太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無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用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瘞

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荅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枝人玉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廢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廢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已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傳崇重。正義曰釋詁文。箋既盡至云然。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禘以宗為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庶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



羣立社郊特牲曰雉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祀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其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

**魯公尸來止熏熏** 齊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箋云壘之

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

安之意。壘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

**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欣欣然

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

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

有後艱而已 **疏** 鳥鷺至後艱。毛以為時既大平鳥鷺之

○令力呈反 **疏** 鳥在山絕水之壘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

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燕坐熏熏然其又和說而得

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

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

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鳥鷺之鳥在

於絕水之壘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

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熏熏

然坐而不安於是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

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

福止令無艱而已。傳壘山至和說。正義曰傳以渚者水

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潔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

言壘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

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以

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重熏和說也。箋壘之至之意。

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

詩疏卷之三

三

祀竈則設主於陞祀行則設主於轅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  
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  
之時尸與中霤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  
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繹在門  
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  
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  
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壘名為喻則首句經  
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  
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  
之卑者而來止重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  
故變言來止重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幾。正  
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為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之氣  
故為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  
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為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  
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祀稱祭  
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  
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  
盈也。箋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  
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  
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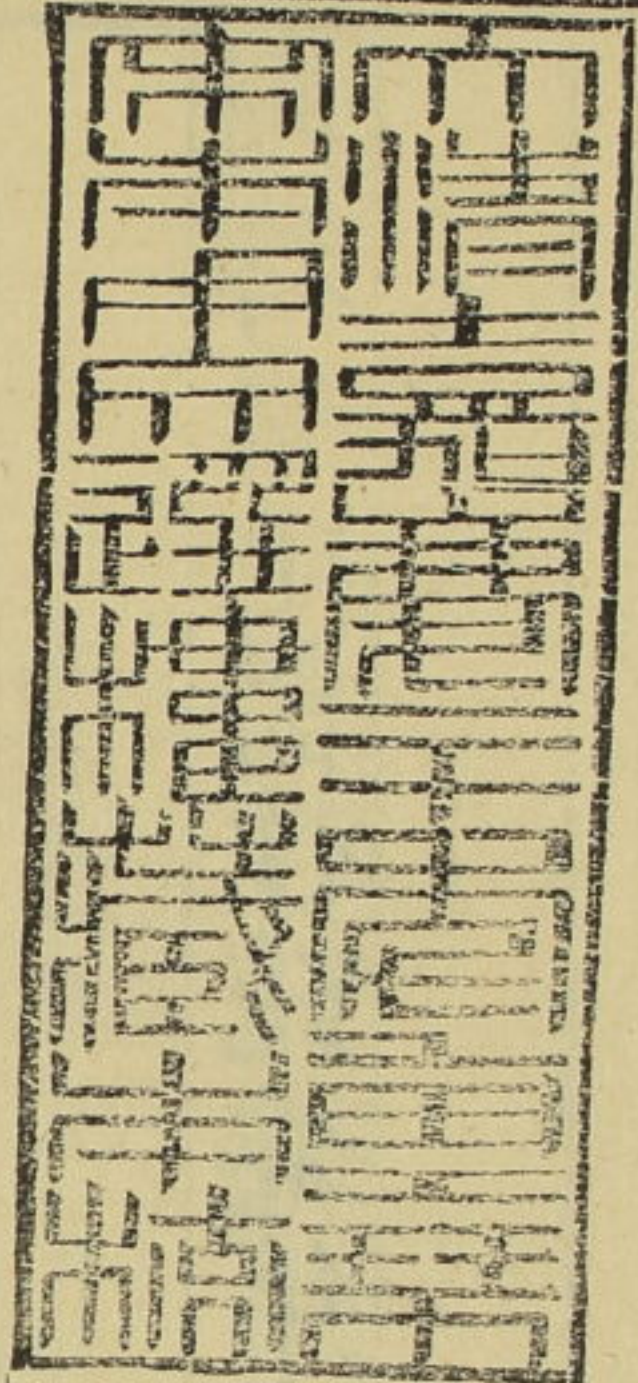
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  
摠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  
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為卑不敢致福  
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毛詩注疏



黃申棻栞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毛詩注疏校勘記

○行葦

敦史受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敦本又作惇同正義本是惇字

不利方反

補通志堂本盧本不作又方作兮案不字方字誤也

燕伐北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伐作岱皆非也浦鏜云代誤伐是也

敦敦然道傍之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傍作旁案旁字是也傍乃正義所易今字

故經以成形名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經疑徑字誤是也

或陳言筵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作設考文古本同案設字是也

王俱爾而揖進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邇下文皆作邇可證也經注作爾正義作

邇爾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邇卿面南北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西面誤

邇大夫北面少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面當作皆分爲二字而誤也山并鼎云儀禮元

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嘉殺脾臄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臄爲加故謂之嘉是爲嘉美之加也依此是正義經當作加字考此箋之意以嘉殺之文與脾臄相連明爲一事不與他經單言嘉殺者同故用加殺爲說以加訓嘉者詁訓之法也若經字作加則箋無庸云故謂之嘉矣當以定本集注爲長

徒擊鼓曰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徒歌曰罍正義云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考歌字當爲鼓之誤王肅有擊字與今爾雅文同或毛讀爾雅無

鄭注儀禮云醢汁也

補通志堂本同盧本醢汁作醢汁云醢舊作醢考六經正誤云醢海也海

字誤潭建本皆作汁興國本作醢案儀禮第八聘禮云其南醢醢屈鄭注云醢醢汁也是解醢乃醢之汁也監本誤

合醢汁二字爲海字諸本亦各漏一字故不可曉也今考此當作醢汁也爲是

又云口吹肉也

補通志堂本盧本吹作裏小字本所附同案今注疏所附裏作吹當次字形近之譌段玉裁云次是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然則非口裏可知口次猶口邊也

是爲嘉美之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加當作嘉與下互換而誤

服虔通俗又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又恐文誤是也

故謂之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嘉當作加與上互換

以擇其可與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正義本有

言賓客次第皆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第作序考文古本同案序字是也

觀者如堵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

也是正義本無此一句釋文云觀者古亂反如堵丁古反是釋文本有也此亦合併之未檢照者故經注正義舛互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裘揚解而語八字因複出而脫去也正義云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解而為語公罔裘先語於眾曰是其證各本皆誤

耄勤稱道不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勤音其正義鄭射義注云旄期或為旄勤此乃本之異者勤字不得讀為期釋文所音非也

勤音其

補釋文按勤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六經正誤載此云期音其是宋監本勤字作期也今考此傳正義本是勤字如字讀之釋文本亦是勤字但讀勤為期故云音其也集韻七之其餅下有勤字即本於此其實鄭射義注所云旄期或為旄勤者期勤各如其字讀之此正義長於釋文也宋監本改勤為期亦由謂勤不得音其耳但非陸意。按陸本必是本作期音其此與往近王舅本作王迥同

又解四鍬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鍬誤鍬案山井鼎云下除金鍬鐵鍬外皆同是也

孫炎曰金鍬

閩本明監本金作者毛本倒之案山井鼎云兩誤是也

以此知為毛之意亦為大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此至之剝刪者一字誤也當作以此知為大射毛意亦為大射也

蓋觀者如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堵下浦鏜云牆字脫是也

而先自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自疑目字誤是也

鄉大夫之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卿誤鄉是也

說文作毅

補通志堂本盧本毅作毅案毅字是也

二京賦曰彫弓既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斯誤既是也又云二當作東非也李善文選注引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是通稱二京矣

先生大夫之致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仕

故得壽考

補案考當作考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考

以受大夫之福

補閩本夫作大案大字是也明監本毛

釋詁文船背者老壽人也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作云

以爾雅考之浦校不誤

皮膚涓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消誤涓是也

則老人於是始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求當作來形

○既醉

大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大上有告字案正義云本

或云告大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

此既醉在雅序本不云告或作本誤譜正義引既醉告大平

在意云滿

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在作志云作充

既醉八章章四句

補案當衍一章字毛本不誤

此施爵賞於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作為案所改是

事謂惠施先後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惠施

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

小字本相臺本其作助考文古本

字是也正義云鄭以為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可證

倣終也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終作始明監本毛本同案

祭祀是禮之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享誤祭

釋言文明朗也

補案文當作云毛本不誤

釋詁文倣作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云字誤是也

恒豆之菹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菹作俎十行本初刻作菹後刻作俎案刻者誤

乃由主之所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

恒豆謂恒常正祭之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正至豆剝添者一字

若羸與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羸誤羸下同是也

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及當作恒豆

有非殖青菹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菁誤青是也

是靜加之義

補案加當作嘉毛本不誤

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穎作穎明監本毛本同案穎字是也

廣韻云穎又姓左傳有穎考叔穎即穎之別體俗字

各欲其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教

壺之言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相作摑案相字是也正義中字十行本皆作相致同又見鴉羽

使至室家之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

孝昭皆取此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孝是也

使祿臨天下

小字本同相臺本祿作錄閩本明監本毛本臨誤福案錄字是也以錄解祿是為訓詁孝

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引見樛木正義錄臨者今文尙書所謂大錄考文古本作莅臨不得其解而臆改之耳謂使為政教也

此章云釐爾女子

補案予當士字之譌毛本正作士

○鼻驚

神祇祖考

明監本毛本祇誤祇閩本以上皆不誤

祖者則人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考誤者是也

經序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例恐倒誤是也

涇水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篇涇沙渚潒水又云水鳥以居水中為常承上為言爾雅直波為涇釋名作涇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云涇水中也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字或是後改正義本當未誤

不以已實臣之故自謙

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謙作謙閩本明監本同案嫌字是也下箋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不誤

爾者女成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者作也考文古本也字同案者字誤

大宗伯鬲辜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鬲作鬲案所改是也當與下鬲而磔之互易見下

故注云鬲鬲牲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鬲作鬲案所改非也鬲當作鬲經作鬲古文也

注轉為副而說之所以曉人今同禮注盡作鬲者不知者所改也此正義所引自不誤但副壞為鬲又互易其一處遂不可讀今正之

鬲而磔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鬲當與上大宗伯鬲辜互易副之壞字也見上

謂桀釀及蜡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磔誤桀是也

此得揔祭羣臣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神誤臣是也

此蜡祭祀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祝誤祀是也

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俱當作供形近之譌

但不以為宗廟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當有箋字



集處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處當注字誤是也

有瘞堙之象

補案堙當作埋形近之譌釋文可證

故以潔為喻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潔誤眾下章正義眾者水會之處亦潔之誤也

若無大宗伯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然字譌是也

唯山用埋爾

閩本明監本毛本用誤而案爾當作耳

禰以宗為社宗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禰作偏案所改是也

其神社同故云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社神字誤倒是也

故以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喻下有焉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艱作難明監本毛本今誤安案

難字是也正義云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可證

傳欣欣至多祈幾

閩本明監本毛本幾作也案所改非也此衍字

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無下祭至神六字案所刪

是也此複衍

於臘亦聚祭之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當衍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國

國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暇

疏

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

此嘉美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

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

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右音又助也注同重直用反疏假樂至申之。正義曰言上天

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

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

詩經卷之三

國

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  
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詁文  
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  
人也○箋顯光至於天○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  
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  
光則雖為摠辭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  
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箋成王至之屬  
○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  
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  
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兪曰伯禹作司空  
帝曰兪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  
兪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摠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  
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兪曰是保佑  
也兪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舜勂伯禹伯夷之事也兪曰是保  
類故云如舜之勂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  
之等引之不盡故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

宜君王天下也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  
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  
子言皆相勗以道○且君且王一木且竝作宜字勗香玉反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  
章謂周公之禮疏干祿至舊章○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  
法○愆起連反疏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

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  
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為  
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  
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  
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  
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  
義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  
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  
言之者箋干求至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  
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  
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

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眾  
多上言百福見福之眾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  
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侯或為  
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  
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至禮法。正義曰  
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  
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天  
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治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  
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未  
為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  
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  
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  
謂周公之制六典。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之法為舊章也。

**率由羣匹**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  
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  
耦已之心。惡鳥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遙反綴直致反本  
或作致行。下孟反。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疆居良反。疏威儀  
下篇同。

綱。毛以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  
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愛樂無有怨  
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  
賢行能與已為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  
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  
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餘同。傳抑抑至  
有常。王義曰抑傳亦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  
釋詁交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  
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  
之綱則是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綴密無失謂舉  
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  
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之綱之紀燕及  
匹耦已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朋友**

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  
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

**疏**

傳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  
樂音。疏。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  
亦是稱臣為朋友也。箋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綱紀者以  
結網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

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  
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  
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位民之攸暨**  
暨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  
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辟音傳  
壁注同媚眉備反注同解佳賣反注同暨許器反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息。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  
今東齊呼息為咽則暨與咽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  
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為二烈文唯  
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  
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  
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  
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  
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哀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攝政  
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  
王尚幼稚不畱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  
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疏公劉  
力洎反夏戶雅反下夏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疏六章  
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  
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  
欲涖臨其政召公以王尚幼恐其不能畱意於民故戒之  
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  
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涖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為  
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  
能愛民故又作涖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  
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  
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摠結之辭則  
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

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蒞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將蒞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奉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烈士。獻詩是也。鴟鳴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恃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箋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幽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為天子所助。下箋以為夏人迫逐，若去王國，則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太康禹之孫，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譜欲言遷幽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窋幽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勤周十五世而與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

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為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蒞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謂作上公為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右書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作君與此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禘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緝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

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裏餼糧于橐于囊

思輯用光篤厚也公劉居於郤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

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郤

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

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

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場音亦

裏音果餼音候食也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糧音良糗也橐他

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輯音集又七立

反難乃且反積子智反委於

偽反為夏于偽反又如字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啟行道威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

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郤整其師旅設其兵器

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

欲全民也○戚七歷反鉞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

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為于

偽反下非為為

公劉皆為同

**疏**篤公劉至啟行○毛以為厚於民事乎

安為安言不願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願安居

之事公劉之在郤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

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

乃以不忍鬪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裏此糧食於

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此疆場積倉為安也公劉所

以必為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鬪以殺傷之用

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郤國之時

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

爭而平之也。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為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場。謂民脩之。乃積事。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疆場欲見公劉不恹。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蒙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大之別。故云。小曰囊。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之。羊食與肉。宣諸蒙以與之。囊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闕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箋。厚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歎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摠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以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邠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

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散之意。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已之父祖。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傳。威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威。威斧也。則威揚皆斧。威之別名。傳以威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威揚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繞。為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幽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為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知。遷意也。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既迺。宣而無永歎。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



此原地以居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  
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字或  
作嘆徧音過相息。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  
亮反下相此皆同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  
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

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  
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  
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巘本又作巘魚輦反  
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  
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注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疏篤公  
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豳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爲  
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  
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  
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  
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以此之故亦爲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  
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爲之佩耳  
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

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曰胥相釋詁  
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  
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  
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  
爲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舊時不  
正義曰於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  
寬博而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爲生  
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縣乃宣乃畝同故亦以  
爲時耕也。傳巘小至武事。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  
山云重巘巘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巘巘山狀似之山大  
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  
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即說玉瑤容刀  
雖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  
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鞞之  
名琫者鞞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  
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  
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鞞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  
降有數此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  
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篤

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溥大觀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于時處

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

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

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

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廬力居篤公劉至

反論難魯困反下乃且反館客一本作館舍疏語語○正

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為君

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

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為都邑

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

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

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

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傳溥大觀見○正義曰皆

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

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箋逝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瞻

視皆釋詁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

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為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

為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

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

則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者曰京是京有二

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

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巘觀之

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濕故往之

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

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是京至曰語○正義曰春秋言

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

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

大衆所宜居之野以待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

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

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濟濟俾筵俾几

踳云踳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

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

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

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

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

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

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

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

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  
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為公  
劉設几筵使之升劉設几筵使之升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坐。踰七羊反。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  
登堂負屨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質也箋云公劉既  
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云或展  
字造七報反匏步交反殺所戒反搏音博沈又音付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為  
君為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郤  
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郤也。**疏**篤公劉至宗  
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  
之為君也既為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  
饗燕羣臣其威儀踰踰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  
則使人為之設筵使人為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  
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  
殺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為邦國儉而禮合  
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  
為君與之為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

效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  
樂之其為如此踰踰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  
則相使為公劉設筵相使為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展而坐  
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屨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  
牢以為飲酒之殺得殺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  
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  
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  
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箋踰踰至升坐。正義  
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踰踰是踰踰濟濟大夫士  
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眾民處處  
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  
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  
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  
家所為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為公劉設  
几筵使之升坐者為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辦羣臣之  
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  
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  
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  
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  
之禮立一人為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

此賓即上踰踰濟濟之人宜為摠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摠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或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禮當亨大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幽地殺禮也飽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殺酒各自相近故也○箋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展窓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展地因名為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則諸侯之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展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摠解執豕用飽之事備其殺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為之

君為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箋公劉至在郃○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恆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幽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說為長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煖况袁反又乃管反浸字  
鳩其軍二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郃后  
反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知之何其徹也○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及下

同羨音賤又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音衍下同也度其廣輪幽疏篤公劉至允荒也

陽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疏篤公劉至允荒也

之所處信寬大也。廣古曠反疏篤公劉至允荒也

至於幽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

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煖所宜又觀

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也乃居處

其民焉又其從部往幽未得安宅之時其為軍也分老弱婦

女為三等之陳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

治其幽國之田以為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

山西夕陽之地此幽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闢境

廣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陽與原田

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為國之糧庶其幽之所處夕陽

之地觀其廣輪則幽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

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於日影即上既溥既長

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

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為景字。箋既廣至富國。正義

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邵往遷幽

之時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

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

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春觀其陰陽

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

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溉灌

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

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殷勤審之也。傳三

單相襲徹治。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

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

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糧

謂既至幽地以為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部之日

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為道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

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

徹。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

后稷本其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邵明為大國公爵

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

詩九之三

詩九之三

詩九之三

詩九之三

詩九之三

詩九之三

詩九之三

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  
取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  
下即云徹田為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  
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為國  
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  
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為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  
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  
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  
故也夫論公劉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  
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  
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  
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  
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卿而已其餘  
公邑采地不以為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為軍  
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摠計之大國百里  
為方一里者方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  
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三軍尚餘  
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為方一里者  
四千九百為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百家

二軍當用二萬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八人以羨卒充之舉  
大數亦得為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  
為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少一千二百五十八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  
得為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為三軍矣易傳  
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邠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  
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  
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  
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為糧稅事明矣故知三單  
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  
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  
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  
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為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  
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為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  
信廣大也○箋夕陽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摠言豳人一  
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  
之北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  
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  
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  
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篤公劉于豳

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鑿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

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  
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本  
又作礪。鍛本又作礪。丁亂反。說文云礪。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末。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箋云爰曰也。止基作宮

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  
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  
遡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文與卷阿篇注同。校音教。

卽

密安也。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  
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洎。如鏡反。鞠  
居六反。涯五佳反。亦作厓。渙於六反。又於報反。字或作與。

疏

篤公劉至之卽。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  
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  
鍛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其勸

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宮室之  
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校數夫家  
人數。見其人物眾多。公劉乃言曰。人民眾多矣。器物有足矣。  
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  
遡其過澗而處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各服  
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鞠  
之就也。芮水內也。鞠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  
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傳館舍至鍛  
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為館所以止舍  
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  
水以流為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為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是  
石。則知鍛亦石也。箋。鍛石至築事。○正義曰。鍛者治鐵之  
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為鍛  
質者。質。榘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為榘。質。故取之也。礪者磨  
刀。劔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之石耳。公劉  
之君。民豳地也。鍛礪。所由施於斧斤。故取鍛礪斧斤之石。  
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由施於斧斤。故取鍛礪斧斤之石。  
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  
事也。○傳皇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  
澗名也。夾者。在其兩傍。故知遡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

詩疏十七之三

民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兩傍而來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箋爰曰至之傍。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宮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眾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歎其眾故曰益多矣有之為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物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傍。傳密安至鞫究。正義曰釋詁文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為安。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鞫為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箋芮之至田事。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傳密安至鞫究。正義曰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內為隩外為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其外為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隈則經為互也。內則芮以明鞫為外外有鞫名則內亦有內名以此見其芮為隩也。公劉初

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幽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嚮此芮鞫為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為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內注云內在幽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卽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解為別。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

也。洞音迥。疏。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

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民為父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饜饐是有道德也。



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餽餽也餽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餽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繫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餽甫云反又作饋字書云一蒸米也餽尺志反字林充之反餽力又反又音雷爾雅饋餽餽餽也孫炎云蒸之曰餽均之曰餽郭云餽熟為餽齊側皆反本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樂以強教又作齋繫於兮反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疏**  
洞酌至父母○正義曰言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餽以為餽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為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散饗之然則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此以戒王○傳洞遠至酒食○正義曰洞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兩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餽餽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饋均之曰饋郭璞曰今呼饗音餽飯為饋饋均熟為餽說文云饋一蒸米也餽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餽而熟之故言饋餽非訓饋為餽餽酒食釋訓文○箋流潦

至繫物○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為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為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從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泥濁置之於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饋謂為饋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德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繫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為有德用也○傳樂以至之親○正義曰皆孔子間居之文也彼引此詩以為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強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  
濯滌也則濯滌俱是洗滌之名故云濯滌也特姓注云濯滌也濯滌亦是洗名下傳云灑清也謂洗之使清絜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傳濯滌罍祭器○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

詩流十七之三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

漑清也。漑古愛反清才性反

又如

豈弟君子民之攸壆

箋云壆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二十七之三

悉照舊本同自校定

而清嘉萬三千車葉  
南南翠樓藏半枝

黃中栻栳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七之三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假樂

宜君宜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且君且王一且且作宜字正義云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是正義本作宜字與一本同段玉裁云作宜為俗本也詳詩經小學

曰舊章不可忘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亡誤忘是也

不解于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匪解作音或其本不作匪今通志堂仍作不詳後考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匪當是依公劉箋中不字經中匪字而為之耳

詩云民之攸壆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壆當作咽見詩經小學。按此古假借字

○公劉

詩經注疏校勘記

二十七

反歸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反作及案反字是也正義云而反歸之可證

以深戒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作公劉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作字當衍是也

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一字此情所當作所奏句末衍見字下衍上脫補而未去者也

去中國而適戎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狄字誤是也

不痛之子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上有公劉二字案此誤補也當云不宿稷子稷字誤作之耳

以理而推實據信閩本明監本毛本實下有難字案所補是也

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反誤及是也

分陝而治周公右閩本明監本毛本右誤古案此用樂記文也當作周公左召公右因公字

復出而脫去三字

迺場迺疆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場作場毛本同案唐石經誤也釋文云場音亦可證注及正義中字十行本盡作場亦誤

戈句矛戟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矛作子考文古本字亦同案矛字誤也釋文以

句字作音可證鄭考工記注廣雅皆作子方言作鈇子鈇字一耳

欲見公劉不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怍誤怍是也

囊唯盛食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囊誤囊是也

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

而至于其剝添者一字當衍自上以字也

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應當作思



謂安民館客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館客一本作館舍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且言爲之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京談丘是也

飲酒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樂作落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則有落之之禮又云

落室之禮是其本作落字釋文不爲樂字作音其本或與正義本同合併時所取經注本字作樂與斯于注同不合於此正義也

儉以質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是其本作且字

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易傳以依爲展字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

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鄭於豈反箋云或展字者言箋意耳非載箋文也。按徑云箋云或展字似陸所據有此語

羣臣適其牧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臣下有乃字考文古本乃字同案有者是也

飲食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樂作落案所改是也食當作酒

但使掌供辨羣臣之職

閩本明監本毛本辨作辦案所改是也然古辨辨無二字俗人

分別耳

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嚮誤饗案浦鏜云依誤衣是也

適其羣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牧羣二字誤倒是也

故云搏豕於牢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搏當作捕以七月無羊例之當釋文本作搏正義

本作捕也

國君不能得其社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保形近之譌

既景乃岡考於日景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影皆爲景字是其本二字皆

作影考影爲景之俗字論詳顏氏家訓傳不應用之當以定本爲長

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陽作隰案所改是也

其證爲什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且形近之譌

出其三卿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卿作鄉案所改是也

常用二萬五百人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人作千案百當作千閩本誤改下字餘文多不誤浦

鐘所改皆非

取厲取鍛

小字本同閩本同唐石經鍛作鍛相臺本毛本同案鍛字是也釋文云鍛本云作礲丁亂反說文云礲厲石也字林大喚反詩經小學云今本說文誤作礲乎加

反此誤與彼同也又說文云厲本又作礲正義本是礲字考文古本作取礲取礲采正義釋文

鍛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鍛下云鍛石也段玉裁云傳鍛鍛石也鄭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今

本傳中脫鍛字考正義云則知鍛亦石也又云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是其本已無下鍛字

伐取材木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材作林考文古本同案材字是也正義可證釋文云一

本作材末

材木一本作林木

補通志本林末作材末盧本作林木云舊譌材末今改正足利本作林木案所

改是也此十行本所附作林木末乃木字之譌小字本所附作林木一本作材木順正文而易之耳山井鼎所云古本材作林者采諸此

校其夫家人數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校當作校釋文云校其音教詳青衿

俱是渡謂取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渭誤謂取礪疑而取之誤是也

公劉之君民爾地作宮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居衍民字作下脫此字

築作用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用所字當誤倒是也

大率民民以南門爲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民字案所刪非也下民字當作居耳

則內亦有納名

閩本明監本納作內案此當作芮

上言夾澗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澗嚮二字當倒

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布形近之譌此正義自為

文注作而

未詳詩義故為別解

閩本明監本毛本為別解三字誤作也字

○澗酌

下三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二誤三是也

樂以強教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強作疆案疆字是也當讀平聲正義云當自疆以

教之是其證也表記釋文云強其良反徐其兩反依上一音字亦當作疆徐音字乃作強與正義本此傳不同也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小字本同相臺本母上有有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初

刻無刪改有案無者是也此傳本禮記而略去下有字者以意自足也正義仍依禮記文而說之耳相臺本有乃沿革例所謂以取疏中字微足其義者也當從小字本及十行本初刻也

今呼饗音脩飯為饋

閩本明監本毛本音誤者案山井鼎云宋板音脩二字白書是也此

正義自為音不入正文也。按此則文義難讀必須分別者

饋均熟為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均字衍文非也今爾雅注脫耳

以為此言以釋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以字當作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五七)

卷第十七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吉猶善也

○卷音權曲也篇內同阿大陵曰阿疏卷阿十章上六章章五句下四章章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為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票避遙反本亦作飄被皮寄反長張丈反下同猥烏罪反為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樂易音洛下樂王同



易音以鼓反後。疏。有卷至其音。毛以為有卷然而曲者。樂易皆放此。○疏。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鄭以為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與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傳。卷曲至曲。阿。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箋。大陵至養民。○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阜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取南為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為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彼

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善。與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傳。矢陳。○正義曰。釋詁文。○箋。王能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為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為賢存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伴。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伴音判。徐音畔。與音喚。徐音換。施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或如鳩。反治直吏。反下為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恭。○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彌。終也。似。嗣也。○傳。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曾。在由反。又子由反。又在幽反。○疏。伴。與至。曾矣。○毛。以為言王若能。用周道。伴然而德。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王欲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若得

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命無困病之  
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  
己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  
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與然汝  
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  
不求餘同○傳伴與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與為廣  
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為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  
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  
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伴為廣大與為  
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  
之也則毛當讀為伴與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箋  
伴與至故逸○正義曰伴與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為自縱弛  
之意人辭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  
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與而優游  
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  
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  
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  
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  
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

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  
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  
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  
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  
以為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  
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為勸  
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  
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傳彌終似嗣會終  
○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為嗣迨終  
釋詰文彼適作音義同也○箋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  
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  
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  
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天命不得終矣  
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  
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爾士字版章亦孔之厚矣○大  
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爾士字版章亦孔之厚矣○大  
也箋云士字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  
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  
反徐符版反孫炎郭璞方滿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  
反字林方但反又方且反

詩卷之七

七

神爾主矣

箋云使女為百神主

**疏**

爾土至主矣。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

之為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傳版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土宇至使然。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箋使女至佐之。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謂之羣神受饗而祐助之。爾

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

第小也。箋云第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

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第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沸反。

豈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子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

**疏**

爾受至常矣。毛以為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為常。則所受天之性命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

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福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鄭唯以第為福嘏為嘏辭為其餘同。傳第小。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末年命長已是大福則第福宜為小福故以第為小福故以第為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箋第福至安女。正義曰第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傳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純大至為常。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得之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有馮有翼嘗闕失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馮凡也。翼助也。有孝有德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孫撰凡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凡佐合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冰反注同本又作憑饌士戀反又士。豈弟君子四轉反具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

方為則

則言毛以為上章勸王求賢以為法。放方往反。疏有馮

則言毛以為上章勸王求賢以為法。放方往反。疏有馮  
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為輔翼者有至孝  
此恒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  
四方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為王所得為百  
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為尸  
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  
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  
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  
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  
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摠而為名皆是道也。以憑  
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稱摠而為名皆是道也。以憑  
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  
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  
長翼輔皆釋詰文。○箋馮馮几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  
王憑几臯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  
為憑几臯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

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  
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從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  
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葦而略之上言百神爾主純嘏  
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  
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以下句乃言之以翼謂來  
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之以翼謂來  
至導引之類但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置  
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眾中簡之故  
言擇耳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  
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視筵几於室中東面  
與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視筵几於室中東面  
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昨特牲云宗人  
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  
故俱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  
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助也故知翼為佐  
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  
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與佐食亦在廟  
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與佐食祭時自與佐食亦在廟  
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  
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

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  
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筵尸尸自西階入祝  
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筵尸  
尸大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  
牢亦無在尸傍之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  
在其傍特牲注引祀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  
尸至設凡佐食功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  
尸如此者尸神象  
故當事之如祖考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顛顛温貌印印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礼義相  
切磋體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  
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顛  
魚恭反印五剛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望如字叶韻音亡磋七  
何反或作瑳論魯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能張眾目疏  
顛顛至為綱。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盡意言  
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礼義相切磋則能令王體貌顛顛然  
温和而敬順其志氣印印然充滿而高朗以王之成器如圭  
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望非

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綱紀王何得  
不求之乎。傳顛顛至盛貌。正義曰傳亦以顛顛為體貌  
故為温印印為志氣故為盛其意與箋同。箋令善至相副  
。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磋是治玉之  
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礼義相切磋也顛顛是觀其形狀  
故以為體貌敬順敬順即温和也印印是見其迺逸故以為  
志氣高朗高朗即盛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  
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  
無惰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詁云顛顛  
印印君之德也孫炎曰顛顛體貌温順也印印志氣高遠也  
取此箋鳳皇。三十飛翹翹其羽亦集爰止。鳳皇靈  
傳為說。鳳皇。三十飛翹翹其羽亦集爰止。鳳皇靈  
也雄曰鳳雌曰皇翹翹眾多也箋云翹翹羽聲也亦與眾鳥  
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翹翹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眾鳥慕鳳  
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  
喻焉。翹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  
垂偽。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  
反。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  
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  
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藹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

疏

也說文作藹藹云臣盡  
力之美也朝直遙反  
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翾然者是其羽翼之  
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  
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  
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鄭以為鳳皇往飛之  
時翾翾其羽為聲亦與眾鳥集於所止鳳皇所在眾鳥慕而  
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眾羣士  
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  
大賢而致羣士猶鳳皇飛而來眾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  
同毛○傳鳳皇至眾多○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  
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  
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  
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  
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  
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  
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  
翔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  
下大安寧字從鳥儿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

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  
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  
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  
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翾翾  
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眾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皇  
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  
皇巢阿閣謹樹言謹謹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  
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眾多也毛意不言眾鳥則唯是鳳  
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傳  
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  
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為務也○箋翾翾  
至喻焉○正義曰以傳言眾多解為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翾  
翾羽聲也以此與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  
故云亦集眾鳥也鳳與眾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  
朝眾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為喻明王之朝無人不在而  
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苟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  
喻焉○傳藹藹猶濟濟○正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  
為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藹藹臣盡力也則此為美容  
又盡力矣○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

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箋云雅為說也

傳音附。萬萬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箋云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

令不失職。令力呈反下欲令同。[疏]正義曰撫擾皆安養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靜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桐

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桐音吾被皮寄反棲

音西。萃萃萋萋離離喈喈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

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箋云萃萃萋萋喻君德盛也離離

反喈音皆。[疏]鳳皇至喈喈。毛以為上既言鳳皇由吉人

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

生則萃萃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離離喈喈而和協是

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為鳳皇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

春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

往集之以與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

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萃萃萋萋

而茂盛以與明君亦德盛也鳳皇之鳴也則離離喈喈然音

聲和協以與民臣亦和協也。傳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

桐可以為琴瑟是柔韌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椶梧郭璞曰

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則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

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

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

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

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

山東之岡春摠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全

上二章與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  
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  
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  
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集之則大樹  
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  
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  
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  
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鵲鵲亦鳳皇之別  
自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止於東園食常竹實  
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皇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  
此者解經既言鳳皇即言梧桐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  
正義曰言梧桐盛解鳳皇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  
力以下更覆解此鳳皇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  
故使地亦極盡其力為二事之揔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  
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離離  
階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揔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  
天下和洽亦臣竭其力為二事之揔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  
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舍  
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藹藹臣盡力也  
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離離階階民

協服也不為鳳皇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為由萬民物  
服故鳳聲離和亦得合爾雅也○箋萃萃至和協○正義曰  
萃萃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  
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  
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離離階階鳳皇之聲聞於人  
皇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皇聲聞於人人聞之  
而知其離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君子之車  
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君子之車  
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上能錫以車馬行  
中節馳中法也箋

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  
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中丁仲反下同承  
證  
反  
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為樂○疏  
歌○毛以爲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大平但名公欲令守其  
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  
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  
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



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為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永為鑒戒，不損今日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為作此詩，不復多為異餘同。○傳上能至中法。○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箋：庶眾至貳車。○正義曰：以經言，既足是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眾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言眾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眾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不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摠名，即大師是也。○箋：矢陳至成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

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且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

### 卷阿十章章六句 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

為奸，尤疆陵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僬，音遙，兪音。○疏：民勞五章，章十句。○正義曰：經五章上軌本亦作軌。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厲王，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名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王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

宗立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  
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  
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  
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  
耳而序文不為厲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  
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立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  
記交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  
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  
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  
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使民  
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奸宄以疆陵弱以眾暴寡  
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王以此刺之也五章下  
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止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  
**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此中國以綏四方**

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  
云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

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  
者諸夏之根本。汔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下同幾  
音祈下同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罷音皮

**明**

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  
潛會也箋云諱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為政無聽

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無善之人又  
用此止為寇虐會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詭俱  
毀反過於葛反慘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柔安也箋云  
七感反本亦作憚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能猶御也邇

近也安遠方之國順御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  
言我者同姓親也。揉音柔本亦作柔能徐云毛如字鄭奴  
代反御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  
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  
同 **疏** 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

之愛此中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  
此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  
此無阿縱之法故以勅慎其為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  
為寇虐之行會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罰而禁  
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  
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先順御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  
家為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汔為幾云  
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為異餘同。傳汔危至

諸夏。正義曰：以汜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汜為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箋：汜幾至根本。○正義曰：傳以汜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汜也。孫炎曰：汜，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汜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汜，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傳：詭隨至僭，曾。○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為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為小惡，已著故謹。勅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為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為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

罪也。慘，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僭，曾音義同。○箋：謹猶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慎，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為下揔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傳：柔安。○正義曰：釋詁文。○箋：能猶至，姓親。○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迓，注以能為恣，則此云：仰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仰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為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為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民亦勞止，汜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逌。休定也，逌合也，箋云：休止無縱，詭隨以謹，僭恣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僭恣大亂也，箋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僭音昏，說文作僭，云：僭，恣也，釋文：僭亦不憚也，恣女交反，鄭云：猶謹，諒也，說文云：恣，亂也，謹音歡。

詩流十七回

又許元反。說女交反。本又作譁。音花。好呼報反。爭鬪之爭。無業爾勞以為王休。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疏。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休許蚘反。掖音亦。民亦至王休。毛以為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危耳。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民。使會聚王若施善教，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其謹，諱為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遺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為異餘同。傳休定速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速合。詁文箋云：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申足毛義。傳惛惛大亂。正義曰：惛惛者，其人好鄙爭惛惛。惛惛然故箋以為為猶謹諱，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傳休美。正義曰：釋詁文。箋勞猶至掖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為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導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先有。

善或將勉力故誘之。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

慝。慝惡也。箋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求近德也。近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

俾民憂泄。惕息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惕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醜眾厲危

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厲。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

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戒之。○應對之應。○疏。民亦至

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戒之。○應對之應。○疏。民亦至

毛以為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京

師，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

師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

師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

師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

慎眾為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鄭以汜為幾厲為惡戎汝弘廣為異餘同○傳渴息泚去○正義曰渴息釋諸文云泚漏也然則泚者開物漏去之名故以為去箋以為憂泚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泚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傳醜眾厲危○正義曰醜眾釋諸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眾為惡行以為人者也○箋厲皆至道壞也○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為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以厲為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為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傳戎大○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箋戎狝至戎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弘復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自遇

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遠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為汝者孫毓云戎之為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亦勞止汜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賊義曰殘箋云

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

虐無俾正反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王欲玉

女是用大諫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

之言○令疏傳賊義曰殘○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

力呈反○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

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

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為惡固義不捨常為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詩經卷之四

古

板凡伯刺厲王也

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

疏

板八

八句○箋凡伯至卿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昨祭周公之胤也知其伯爵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波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卒癩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癩病也話善言也猶道

也箋云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卒字徐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不實於直

度管管無所依繫直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言行相違也○直猶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實於誠信之言

言行相違也○直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猶圖也箋云王之大諫不能

圖遠用是故

疏其為政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

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惡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為謀為異餘同○傳板板至猶道○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癩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以重言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天道者為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之難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為王說善言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不能從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傳管管

至亶誠○正義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  
依繫亶誠釋詁文○箋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  
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  
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實於誠信之言  
言有言不行之言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上出話不然  
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  
傳猶圖○正義曰釋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  
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天之

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也蹶動也泄  
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  
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  
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俱衛反泄徐以世反爾雅

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莫定也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  
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釋音亦本亦  
作懌說音悅下○疏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  
同語魚庶反○下民則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

以王之尊此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  
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  
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  
王成惡故又言己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  
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  
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  
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  
也○傳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  
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諸臣並為制  
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  
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為惡政隨從而為之  
制法也蹶動釋詁文○箋天斥王將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不令  
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  
為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為變  
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察故知是責臣  
之辭達其意者謂君主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為作  
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為逢者誤也○傳輯  
和至莫定○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

以王之尊此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  
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  
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  
王成惡故又言己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  
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  
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  
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  
也○傳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  
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諸臣並為制  
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  
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為惡政隨從而為之  
制法也蹶動釋詁文○箋天斥王將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不令  
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  
為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為變  
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察故知是責臣  
之辭達其意者謂君主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為作  
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為逢者誤也○傳輯  
和至莫定○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

俱訓為樂故以釋為悅。箋辭辭至大臣。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故以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已同察且非我雖異事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語時之大臣也。

**及爾同察我即爾謀聽我蹀蹀** 察官也蹀蹀猶警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而謀反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僚字又作

反道音導下爨道道民皆同**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 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所言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之況於我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說文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

**疏** 我雖至芻蕘。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大臣不受此察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蹀蹀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為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

况我與汝之同察得棄其言也。傳察官至警警。正義曰察官釋詁文言同察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察吾嘗同察敢不盡心乎是察為同官也蹀蹀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蹀蹀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警警。箋及與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即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即上章所云勿為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芻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箋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效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稱匹也。

**無然詭詭老夫灌灌小子躑躑** 詭詭然喜樂灌灌猶欸欸也躑躑驕



貌箋云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諛諛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歛欵然自謂也女反驕驕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諛虛虐反灌古亂反。驕其略反樂音洛。匪我言耄爾用憂諛多將煽煽

不可救藥八十曰耄煽煽然熾盛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譎多行煽煽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煽徐許酷反沈又許各反說文云火熱也疏天之至

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王者方為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諛諛然喜其所為而以讒慝助之我老

夫教諫汝其意乃歛欵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而未知幼弱

之小子反驕驕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乎汝不用我言

豈不以我為老也非我之言為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

之事汝何為反用可憂之事以為戲譎而慢我汝既不用我

言反助王為惡多行慘毒之惡煽煽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

止而藥治之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諛諛至驕貌。正義曰此言諛諛猶上憲憲見王為惡如喜樂之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歛欵言已至誠歛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又云驕驕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

箋今王至我言。正義曰諛諛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諛諛諛諛諛諛也舍人曰諛諛諛諛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諛諛然喜諛諛諛然盛以興讒惡也是以讒惡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夫諫汝歛欵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驕驕然如小子不聽我言也。傳八十至熾盛。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云煽煽是氣熱之氣故為熾盛也。箋今我至其禍。正義曰老耄老人言多憯忘故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之下與諛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譎故箋分之以此見此意煽煽是熾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天之方濟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

人載尸憊怒也夸毗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

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濟民之

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民之

方殿屎則莫我敢蔡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殿屎



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今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牖道至必從。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為導也。堦籠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堦籠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傳辟法。正義曰。釋詁文。箋易易至為法。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取處未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介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介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方。

元反。大師音泰。注大師同垣音袁。翰胡旦反。懷德維寧。宗徐音寒。被皮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箋云。斯離也。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難。介人至斯畏。毛以為上既令王施法。此言乃且反。疏。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為官。維以為藩。鄣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為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為屏。蔽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政為之。楨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為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公之。大臣維為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楨。幹。皆近而任之。令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為離。傳介善至翰幹。正義曰。介善釋詁文。藩者園圍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牆之名。故云垣牆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太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

詩九十七。四。三。

言此十一之四  
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鄣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介人摠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箋介甲至遠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以介為善也介者甲之別名故以介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太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之名又云七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為王之子也此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也適子也此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愛故摠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

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太宗未為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先言公耳○傳懷和也正義曰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箋斯離至適子○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子之城宗子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安故言以德為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懷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莠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甯是獨居而畏也是賢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人之言皆有微矣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

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

詩統十一之四

臣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且明游衍溢也。箋云及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胡老反曰音越下同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敬天至游衍。正義曰上既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逆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傳戲豫至自恣。正義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怪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箋。變。正義曰釋言文。傳王相至衍溢。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為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衍溢亦自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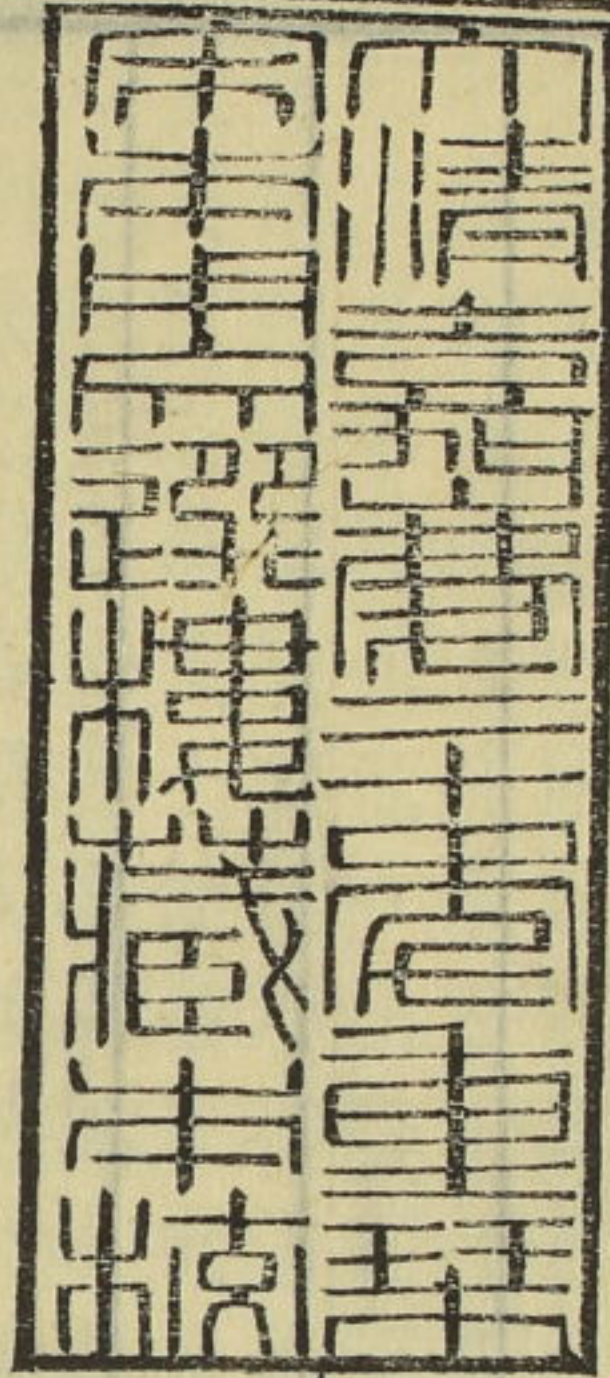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刑部員外南昌黃中棧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七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卷阿

王能為賢有所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作者形近之譌

自縱弛之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弛作弛案弛即弛字也釋文云從本又作縱弛本又作弛同正義本是縱弛字

而優自休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優下有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似先公酋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也釋文云酋在由反云是其證正義云適終釋詁文彼適作酋音義同也是其本傳道字標起止云酋終合併以

後依經注本所改也郭璞爾雅注引嗣先公爾酋矣或出於三家毛鄭詩非有爾字也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此無爾字之明證正義云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乃自為文耳如何人斯之五章經中王爾字而正義有六汝字板之三章經中二爾字而正義亦六汝字可以知其例矣凡他

書引用不可以為典要者如此。按正義當本作首終釋詁

文彼首作道寫者亂之耳舊按非也

書傳稱成湯之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湯當

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閩本明

本同案土上浦鏜云脫以字是也王字當衍

德大天之福閩本明監本毛本福誤性案山井鼎云作

屢見於楚茨以下及賓之初筵旱麓行葦潛等篇

故以弗為小福故以弗為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

當衍是也

豫撰几擇佐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

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撰是釋文與定本同也正義以

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是釋文與定本同也正義以

或本饌下有食字者為非則固然矣其以定本字作饌為

非則誤古用饌食字為撰具字是為假借撰字不見於說

文當以定本釋文本為長

佐合入助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合作食小字本相臺本合

入作食案此十行本分食為二字之誤也仍

衍入字者非

引長翼輔皆釋詁文閩本明監本毛本翼輔誤倒案山

是也爾雅亦有翼敬無翼輔輔當為敬涉傳上文而誤

佐食遷所俎特牲云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特字案

所刪是也浦鏜云所誤是也

然則凡與佐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几誤凡

下同是也

少牢又云祝筵尸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同後改筵

作筵下祝筵尸同案所改是也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閩本明監本主誤生毛本不誤案

山井鼎云入升恐升入之誤以特

牲考之其說是也

如圭如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圭作珪小字本相臺本同注同案唐石經是也餘經作圭乃用字不畫一之例此經及正義中字皆作圭當是後人用他經所改考文古本因此每改他經字作珪者亦非。按珪者圭之古文也毛詩不當用古舊按非

以禮義相切磋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磋或作磋已見淇奧谷風

人聞之則有善聲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又云故有善聲譽是其證釋文云聲論魯困反與正義本不同也山井鼎云譽恐論誤是以釋文本改正義本也殊為失之

鳳皇于飛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皇作鳳皇靈鳥仁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此鳥有神靈也又云說文云鳳神鳥也段玉裁

云此傳及說文皆當作禮鳥也麟之趾傳言麟信而應禮騶虞傳言騶虞義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此傳意謂禮而應仁言禮鳥而應仁德之瑞也所謂詩毛說者如此與左氏春秋說同正義本誤。按召南傳當云麟信獸而應禮各本奪獸字

亦與眾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作亦考文古本同案與字誤也

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下因字作故考文古本同案

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止於當作於止此說經之爰止也

故龍不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下浦鏜云得字脫是也

燕頰喙五色備舉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喙作雞案此欲補雞字而誤改喙字耳二字皆當有爾雅疏即取此正有可證



字從鳥几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凡誤几是也

飲食自歌自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飲食下有自然二字見南山經是也此複出自字而脫

郭璞云小之形未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小上疑脫大字是也

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天下當脫傳天以三字是也

故云亦集眾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集當作亦

以羣士慕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似字誤是也

此經既云多言吉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多誤多言是也

謂無擾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作撫考文古本同案撫字是也

出東曰朝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出作山考文古本同案出字誤也

由萬民物服

補案物當作協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協

欲今遂為樂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今作令考文古本同案令字是也

以車則人有副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則恐賜誤非也

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秋之作官大案所改是也

浦鏜云六誤九是也

○民勞

輕為姦宄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姦作姦明監本毛本同案姦為偽字釋文以姦宄作音正義中十行本亦作姦

本亦作徭

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徭案集韻四音云徭使也通作繇可見徭乃後來俗譌字耳

穆王與厲王竝世

補案上王字當作公篇內同毛本不誤

憺不畏明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憺不七感反本亦作憺會也正義云憺會釋言文爾雅本或作

憺會音義同是其本亦作慘字標起止云至憺會當是後改詩經小學云說文釋會也從曰既聲詩曰憺不畏明節南山十月之交云雲漢及此憺字皆同音假借是也考釋文十月之交亦作慘以憺作慘猶以訛作諄之誤耳考文古本作慘采釋文而又誤

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是罪當作罰

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以此定我周家為王之功又云故知以定我周家又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是國當作周考文古本作周采正義

傳以汜之為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以當作以傳

正義曰詭戾人之口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案所刪是也

爾雅本或作僭會

閩本明監本毛本僭作云案山井鼎云僭恐僭誤是也

尙書無逸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舜典誤無逸是也

故知以定我周家為之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為下當有王字是也

無縱詭隨

明監本毛本縱誤蹤以上本皆不誤

惛愒猶謹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猶字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以此勅慎其謹諱為大惡者又云故箋以為猶謹諱是其證也釋文云諱本又作諱此亦取聲音為訓詁當以釋文本為長

謂好爭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惛

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惛作昏盧本作悵云今按改案悵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悵字

釋文惛亦不憶也

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釋文惛亦四字作又釋惛云案所改非也當作

又云惛不憶也與早麓燎下又云燎放火也同例釋衍字又誤文云誤亦倒在惛下遂不可讀今特訂正

王若施善救

補案救當作政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政

止其寇虐之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善恐害字是也

速合詰文

明監本毛本詰止有釋字閩本刻入案所補是也

是其言語無大聒亂人

補毛本無作為案為字是也

春秋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傳作左氏二字案正義云所引春秋傳曰是其本作傳字

厲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厲作敗考文古本同案厲字誤也

先愛止中國之京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止恐此字是也物觀補遺所載云

宋板止作此必誤用他章文當之耳

云泄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一上當有脫字是也

以為人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為恐厲誤是也

犯改為惡曰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政誤改是也

重上人閉門而詢之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詢作詢案詢字是也

固義不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當作著形近之譌

○板

不實於直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於作于案唐石經是也正義云此不實於直當是易

為今字耳

管管無所依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繫作也考文古本同案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

依據又云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為文不當依以改傳○按廣韻作憲憲

則無不能深知遠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無當為字誤是也

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閩本明監本下誤不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遠恐諫誤是也

辭之憚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本亦作憚正義本是憚字類弁釋文云釋本又作釋釋憚同

字也考文古本作釋采釋文。按古無憚字以釋為之釋文是也

此於上天

補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正隨從而助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兢案皆

誤也當作然

及爾同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寮作僚案釋文云僚字又作寮正義本是寮字閩本以下依釋文改耳

反忠告以善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反作及小字本相臺本作欲案欲字是也

告此以善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之下文可證

得棄其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得上有不字案所補是也

言曰至誠款實而告之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已字之譌

以興讒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惡作慝案所改是也

八十曰老曲禮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云當文字誤是也

夸毗體柔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體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釋訓云夸毗體柔

也無以字

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汝君臣忽

然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又云無有揆度知其然是忽然下當有無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又素以賦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為責誤矣素者先也

是正義本作責字

民之多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多僻匹亦反邪也注同考七月序正義云古避辟譬僻皆同作

辟字而借聲為義是正義本作辟字其正義云皆多邪僻者易為今字而說之也蕩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僻注同而於此經獨以僻為正者以下立辟文連故別之其實毛氏詩經但作辟與下經立辟同字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猶昔育恐育鞠傳之育長不指言何育也後漢書玉篇文選注引作僻乃以破引之當以正義本為長考文古本作僻依釋文

摩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瘠誤摩是也小字本所附正是瘠字乃出於善本此釋文當本作瘠轉譌從广耳小瘠篇同

如攜取之隨人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者形近之譌

以攜者取處末

閩本明監本取作處毛本末作末案山井鼎云此疏恐有誤字是也者取當作

文最

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之字作世案世字是也

維為藩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藩當屏字誤是也

君言宗人宰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疑若字誤是也

五姓賜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誤姓

又兵用事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甲形近之譌

及爾游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游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正義本是衍字

孔子迅雷風列

閩本明監本毛本列作烈案所改是也

